

我的父亲

□红胜

我的父亲,生于1949年5月。他曾经是一名军人,在北京从军五年后复员回乡,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父亲有兄弟四个、妹妹两个,在家排行老大,成家自然最早。由于兄弟姐妹多,父亲也是第一个被分出来自己组建家庭的人,也就是分家。

听说那时候父亲分了一间半的茅草屋,下雨天是外面下大雨、里面下小雨。听母亲说,那时候一个星期没有油下锅,每次烧点菜都是用水煮一下。后来被一个与母亲较好的邻居看见,当场就哭了,说你们日子怎么过得这么苦,飞奔回家拿了一碗猪油给我母亲,母亲说那碗油吃了整整三个月。

还有一件事情经常听父母说,就是有一年大年三十。过年本来是很开心的事情,父母却十分焦虑,因为正月初一要拜年,家里没有钱买拜年的年货。那时候拜年只要一斤白糖、一条糕,估计也就3元钱。但是父母身上没有一分钱。在这一刻,我二爷爷来我家,一看父母愁眉苦脸,就知道我们家的难处。问我父母年货准备得怎么样,父亲支支吾吾地说哪有钱买年货,正愁着正月初一要拜年的糖和糕。二爷爷听说后,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塞到父亲手里,父亲当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二爷爷真的是雪中送炭。后来,父亲买了一斤白糖和一条糕去拜年,经过半个月的互相拜年,那一斤糖和一条糕又回到了家里。最后,父亲把糖和糕送给了二爷爷。从此以后,父亲也是非常孝顺二爷爷,一直到他去世。

改革开放后,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父亲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,使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。但那时候也是父亲最辛苦的时候。听

说家里要建房屋,石头是父亲从10公里外的山上一车车推回来的。想想要推多少车?他不但把家里建房的石头推回来,而且还帮别人家推了很多。木材是父亲从50公里外的山区用肩扛回来的。父亲每去一次要三天,带上几个馒头和水,不知道走破多少双鞋。通过父亲,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勇气与毅力。

后来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把土地分给了农民。从那以后,父亲通过种地、养猪以及种黄烟叶、种茶叶等农作物,把家里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不少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我们家是村里第二户买电视机的,也是很早进入万元户的家庭,正是父母通过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财富。

1995年,我们家建造了一幢上下共有12间的楼房,当时村里人都以为我们家是做了生意当了老板赚了钱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,造这套房子的钱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点点积攒起来的。当时造房的图纸是父亲画的,地基是自己挖的,材料是自己扛的,真心不容易。

父亲终因劳累过度,在五年前病倒了,经过住院治疗,病情反反复复,越来越严重。

我今年春节回家,看到父亲骨瘦如柴,隐隐感觉到他时日不多,只能安慰他说会好起来的。本想再带他去医院看一看,但是他不同意,也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,我只能尊重老人家的想法。

正月三十,噩号传来,父亲仙逝。我当时还在高速上,顾不上悲伤,只想飞到父亲身边,见上最后一面,但是父亲还是没能等到我。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……

父亲,您永远活在我的心里!

金梅阿婆

□山谷雨

金梅阿婆,已去世20多年了,她是我母亲学医路上的启蒙师父,也是我母亲的恩人,后来才知和我父亲一族也有亲戚关系。

从我记事起,对金梅阿婆的印象就是齐耳短发,个子不高,微胖。她讲话总是那么抑扬顿挫,虽然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南方小乡镇的方言乡音不是特别贴切,但她讲话确实特别吸引人,就像说书一样。她说话时表情生动,语言有趣又有节奏,时不时会哼出几句唱腔,像是京剧和黄梅戏糅合的唱腔。我从未看到过她皱眉,脸上总是写着开朗和豁达。

金梅阿婆是有恩于我母亲的。母亲少年时遭遇了一些家庭变故,她13岁时,外公因病去世,外婆为维持生计只能改嫁,也因心病等原因在我母亲18岁时离开人世。母亲虽有继父,但老头子老实巴交,她不得不撑起一个家。

母亲还在照顾生病的外婆时,家里非常潦倒,同村的金梅阿婆伸出了援手。她不仅挺身而出替母亲一家伸张正义,也时不时接济母亲一家的生活。阿婆看中了我母亲的聪慧勤奋,开始带我母亲学医,其实是乡村医生的启蒙。我相信阿婆是自学成才的,她教我母亲识别各种中草药和功效,采用上山实地实践的带教形式,至今母亲还保留阿婆传给她的治疗顽固咳嗽的药方。

母亲跟着金梅阿婆学医几年后,因勤奋好学又人缘好,在村里出诊后,渐渐有了点名气,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些改善。阿婆不仅教母亲学医,在为人处事上更是言传身教。我总是能在母亲身上看到金梅阿婆一样的豪爽、热情、大气,有女中豪杰的味道。再后来,母亲被村里推荐去舟山卫校读书,这于母亲来说有了正规学习和训练的途径,她是异常珍惜的,因此成为了一百多号同学中的佼佼者。

母亲学成归来,在村里开起了卫生诊所,金梅阿婆依旧关注并支持着母亲的事业。后来,阿婆的两个儿媳

妇、一个孙女(后成为我的小婶婶)都跟着我母亲一起经营诊所。我从小是在诊所里闻着中草药味和各种药水味长大的,当然那里也是开故事会的最佳场所。

金梅阿婆也是村里的德高望重者,村里发生一些家庭纷争,她常常去主持公道,一出场,整个气场是不一样的。当然,她也是行走的故事机,一开口,老老少少就迅速安静下来,尤其孩儿们最喜欢在夏天的傍晚,每人搬个小凳子,瞪大眼睛,屏住呼吸,听她讲鬼故事。她化身说书先生,讲聊斋,还穿插着口技表演,那种气氛、场景,在我成人后再未见识过。

阿婆也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,会倾其所有去接济那些困难的乡人。至今我印象深刻的是,一位住在山坳里的妇人遇到了难事去找阿婆,阿婆二话不说先让她吃饱,然后就像待亲生女儿一样收留妇人。我见过那位妇人,多年后,妇人的儿女都曾特意拜访看望阿婆。

阿婆有一爱好是打麻将,就是农村里老年人用来打发时间消遣的。我以前常去她家玩耍,在离她家十几米开外时,就能听见她打麻将时传来的说书一样的爽朗声音。

在我离开老家去城里求学后,我见阿婆的时间少了,但每逢过年,母亲一定会带我们去看望阿婆。她是那么喜欢孩子,看到每个孩子,都是心花怒放的笑脸,没有丝毫不耐烦之意。她喊每个孩子“囡”,亲切也情切。

我一直觉得阿婆的“活着”是那样中气十足,那样生动活泼,又那样热情慷慨,她的身体肯定是健朗的。其实,我也知晓阿婆家里的一些家事,她有四儿一女,身为母亲,总会有各种家庭杂事让人担心惆怅,但在她脸上从未见愁云,这是让人惊讶也心生敬意的。我想她至少是可以活到80岁以上的。

而这终究是我的愿望。我随父母搬至沈家门后的一天,母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说金梅阿婆走了,走得好突然好迅速,她是打麻将时过分激动引起心脏病发作,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。

那年,金梅阿婆76岁,出殡那天,送她的队伍很长很长。

